

序言

夫研幾探微莫深乎易，顧易學廣矣！古今鴻儒萃力於斯者，不知凡幾。或演其象數，或作其圖書，或求其義理，故典冊充棟，望之興嘆！

余前曾治船山易學以爲博士論文，近年因教學之便，幸得續研易學，兼及朱子，深感朱子好學敏思，誠爲中國哲學史上難得之學問家。錢穆先生曾於其「朱子學提綱」中贊曰：「在中國歷史上，前古有孔子，近古有朱子，此兩人，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，留下莫大影響。曠觀全史，恐無第三人堪與倫比。孔子集前古學術思想之大成，開創儒學，成爲中國文化傳統中一主要骨幹。北宋理學興起，乃儒學之重光。朱子崛起南宋，不僅能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大成，並亦可謂其乃集孔子以下學術思想之大成。」（註）其言雖不無溢美之辭，然朱子在中國學術史上之重要性，亦不難想見。易學非惟群經之首，更爲宋代新儒家發展天人性命學之一大泉源。故北宋程頤，自周安定、范高平以來，皆所重視。周濂溪、張橫渠、邵康節與程明道，亦深得於易。爲朱子理學思想正宗之程伊川，更集畢生之力，成易傳一書。朱子鑽研以上諸家易學，並有評述。至其所著易本義，因主張易爲卜筮之書，引發後人不少爭論。實則朱子非但以易說易，以經學注易，且以理學解易。

朱子易學含多方學術興趣，除兼具象數、圖書與義理外，其易學與理學思想，更是相互融通發明，從而發展其形上學、宇宙論與人性論。其中，朱子尤重宇宙論，故其人性論與道德修養實踐論，皆在宇

宙論的基礎下發展。

本文雖對朱子易學多方涉及，然以哲學觀點爲歸宿。所據資料，除朱子易本義及易學啓蒙外，凡朱子語類與朱子文集中論及相關之語，皆在蒐獵範圍之內。

朱子學問興趣極大，涉獵又廣，並分別探討諸般問題，滙歸於其所綜合之大系統中。因此，朱子錯綜複雜之易學思想，董理匪易。余也不敏，雖願言述，或恐不免掛漏之譏。然復有云者，蓋因朱子易學鮮人專文論述，遂思如能宏揚其精言奧義，或澄清若干駁雜處，使人正視，從而裨益吾民族道德之重振與文化之復興，則豈惟余個人之幸，抑亦國家之幸歟？

註：見錢穆先生著「朱子學提綱」（作者自印，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一月初版）頁一。

目錄

序言	一
第一章 朱子及其思想背景	一
第一節 朱子生平	一
第二節 朱子學術時代背景	七
第三節 朱子易學淵源簡述	一〇
第二章 朱子論易及其易學著作	二一
第一節 朱子對邵康節及程伊川治易之評議	二二
第二節 朱子的易學著作	二七
第三節 朱子對易書的成書看法及評價	三二
第三章 朱子對易書中卦、爻、辭之看法	四三
第一節 卦	四三

第二節	爻	六〇
-----	---	----

第三節	辭	六四
-----	---	----

第四章	朱子釋易書所涉及「數」之問題	七一
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一節	參伍錯綜問題	七十二
-----	--------	-----

第二節	天地之數問題	七三
-----	--------	----

第三節	大衍之數	七七
-----	------	----

第四節	以數行著策求卦之術	七九
-----	-----------	----

第五節	由老陰、少陽、少陰、老陽之數得「當期之日」、「萬物之數」與「八卦而小成」	八四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五章	朱子對易書中象、位、時之看法	九一
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一節	象	九一
-----	---	----

第二節	位	九六
-----	---	----

第三節	時	一〇四
-----	---	-----

第六章	易書言物表情達意之方法論	一一一
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節	易書的語言符號與實在世界之關係	一一一
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節	卦爻符號的表達方式·····	一一八
第三節	易書中「辭」的表達方式·····	一二一

第七章	朱子注經的體例·····	一二七
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節	對主爻與卦義的認取法·····	一二七
第二節	以爻德爻位爲原則的注經法·····	一三〇
第三節	爻與爻間的關係·····	一三三
第四節	本漢象數易以注易·····	一三八

第八章	朱子易學的形上學·····	一四三
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節	釋名義與定題位·····	一四三
第二節	朱子之前的太極說·····	一四五
第三節	朱子的太極說·····	一四九

第九章	朱子易學的宇宙論·····	一六五
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節	陰陽·····	一六五
第二節	乾坤文言傳的宇宙發生論——乾坤之道·····	一七四

第三節 宇宙生成變化的歷程論·····	一八一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章 朱子易學的人生哲學·····	一九七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節 人性論·····	一九七
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節 本天德立人德·····	三〇三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三節 進德與修業·····	二〇九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結 語·····	二二三
----------	-----

附錄：主要參考書目·····	二二七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朱子及其思想背景

第一節 朱子生平

朱熹字元晦，亦字仲晦，別號有晦庵、晦翁、雲谷老人、遜翁、滄州病叟等等。原籍徽州婺源（今江西）人，學者稱晦庵先生。其先世本爲富裕之家，及至其父朱松（字喬年，號韋齋，一〇九七——一四三），則家貧，曾爲就職建州（故治在今福建建甌縣）政和縣尉，而質其先業百畝，以舉家由徽至閩。宋高宗建炎四年（公元一一三〇年）熹生，自幼穎悟。年十四，丁父憂，孤且窮，其父遺囑以家事屬少傅劉子羽，以熹之學業屬胡憲（字仲原，號籍溪，一〇八六——一一六二）、劉子翬（字彥冲，號屏山，一一〇一——一一四七），與子羽之弟劉勉之（字致中，號白水，一〇九一——一一四九），乃奉母往依父友劉子羽，從胡氏二劉受業，勉之並以女妻之。年十九，登紹興十八年（公元一一四八）進士第，尋授泉州同安主簿，選邑秀民充弟子子員，日與講說聖人修己治人之道，建經史閣，定釋奠禮，禁婦女之爲僧道者；士思其教，民懷其德。秩滿，請祠，監潭州南嶽廟。時李侗（字愿中，號延平，一〇九三——一一六三），嘗學於羅從彥（字仲素，號豫章，一〇七二——一一三五），爲程頤（字正叔，號伊川，一一〇三——一一〇七）之三傳弟子，學者稱延平先生，熹往師事之。

三十三歲那年，孝宗即位，詔求直言，熹應詔上封事。隆興元年（公元一一六三年），復召對。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，熹主戰以復讎，不合，因除武學博士，待次。其後雖屢蒙召薦，均辭謝。淳熙元年

（公元一一七四），始拜命。五年，除知南康軍，值歲不雨，講求荒政，多所全活。又訪白鹿洞書院遺址，奏復其舊，爲學規使學子切實遵行。明年夏，大旱，應詔上書直諫，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，會浙東大饑，旋改浙東常平茶鹽公事，入對，言帝未能循天理，公聖心，以正朝廷之大體，孝宗爲之動容。未幾，熹以前後奏請或見抑，或等閒視之，致己之理想，終難實現，乃辭去官職，退而從事經術與講學，雖屢有任命，多辭不就，然對國事猶常在念中。紹熙五年（公元一一九四），寧宗即位，趙汝愚爲相，熹被舉爲侍講，時韓侂胄用事，熹憂其害政，數上疏斥言竊柄之失，遂觸韓氏之忌，任侍講僅四十六日即被罷免，反對熹者亦乘機大加誣譏中傷，甚有指熹窺伺神器，上書乞斬之以止亂，是時從遊之士，或隱匿避禍，或更名他師，過門不入，而熹仍日與諸生講學不休，一以闡揚大道爲己任。慶元六年（公元一二〇〇）卒於福建建陽考亭家中，年七十一，疾且革，猶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，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。後侂胄死，賜諡曰文，世人因尊稱熹爲朱文公。理宗寶慶三年（一二二七），贈太師，追封信國公，改徽國。淳祐元年（一二四一），詔從祀孔廟。明嘉靖中，祀稱先儒朱子。

熹學得小程子（程伊川）之傳，黃榦（字直卿，號勉齋，一一五二—一二二一）曰：「其爲學也，窮理以致其知，反躬以踐其實，居敬所以成始成終也。」（註一）朱子嘗謂聖賢道統之傳，散在方冊，聖經之旨不明，而道統之傳始晦，於是竭其精力，以研窮聖賢之經訓，其重要著作，多成於四、五十歲之間，此時又因和呂祖謙（字伯恭，號東萊，一一三七—一一八一）、陸九淵（字子靜，稱象山，一一三九—一一九三）兄弟交遊，得相與討論，惟鵝湖寺（今江西鉛山縣鄱陽湖濱）一會，終以與九淵等哲學上立論之殊異，不歡而罷。至其於學術上之貢獻，在爲宋學建立一個新傳統，即把周敦頤（字茂叔，

號濂溪，一〇一七——一〇七三）、張載（字子厚，號橫渠，一〇二〇——一〇七七）和二程（程顥、程頤）並尊，以周張宇宙論形上學，與二程之心性修養工夫融和，又加上熹自己增入的讀書法，三流交匯，宋學遂臻於完整（註二）。其弟子黃榦曾讚曰：「道之正統，待人而後傳，自周以來，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，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，一二人而止耳。由孔子而後，曾子、子思繼其微，至孟子而始著。由孟子而後，周、程、張子繼其絕，至熹而始著」（註三），識者以爲知言。所著書有：易本義、啓蒙、著卦考誤、詩集傳、大學中庸章句、或問、論語、孟子集註、太極圖、通書、西銘解……等；所編次有：論孟集議，孟子指要，中庸輯略，近思錄，河南程氏遺書，伊洛淵源錄……等；皆行於世。平生爲文凡一百卷，生徒問答凡八十卷，別錄十卷。（註四）

就朱子思想大體的淵源和發展而言，其父朱松曾師事羅從彥（字仲素，稱豫章，一〇七二——一一三五），與李延平嘗爲同門師友（註五），對大學與中庸用功甚力。朱子自述早先曾從其父讀二程所傳的論語（註六）。朱子遵其父遺囑所師事的胡憲、劉子翬及劉勉之其學脈所承，示於宋元學案卷四十三，全祖望說：

白水、籍溪、屏山三先生，晦翁所嘗師事也。白水師元城，兼師龜山。籍溪師武夷，又與白水同師譙天授。獨屏山不知所師。三家之學略同，然似皆不能不雜於禪。

白水年青時正逢伊洛之學禁，籍溪和白水同鄉，二人皆諳學程氏書，其中以白水尤甚。白水、籍溪及屏山大抵爲伊洛之再傳或三傳，亦皆好佛老，朱子父親亦然。他們的爲學興趣較廣，不侷限於某家某派，學問造詣因而顯得缺乏深度，朱子受父命所從事的三師，待朱子甚善，白水且將其女兒嫁給朱子爲

妻，數年後，白水 and 屏山過逝，朱子跟籍溪較久，然後又轉向學於李延平，朱子說：

初師屏山、籍溪。籍溪學於文定，又好佛老。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，而道未至。然於佛老亦未有見。屏山少年能爲舉業。官莆田，接塔下一僧，能入定。數日後乃見了。老歸家讀儒書，以爲與佛合，故作聖傳論。其後屏山先亡，籍溪在。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，乃見延平。（註七）

延平從學於羅從彥之門，其從學的原因，可見於延平寫給羅從彥的信中：

先生服應龜山之講席有年矣。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，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……伺之愚鄙，徒以習舉子業，不得服役於門下。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，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。抑伺聞之，道可以治心，猶食之充飢，衣之禦寒也。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，皇皇焉爲衣食之謀，造次顛沛，未嘗忘也。至於心之不治，有沒世不知慮。豈愛心不若口體哉？弗思甚矣。侗不量資質之陋，妄意於此。（註八）

延平之學注重養心，不在於言說，而在於體驗與躬行。據王懋竑（一六六九—一七四一）所纂訂之朱子年譜（註九），得見朱子分別於二十四歲、二十九歲、三十一歲及三十三歲往見延平，共四次。至於延平所授予朱子者，牟宗三先生據朱子所撰「延平行狀」（註十），將朱子所記延平「開端示人」之大要，歸結爲四要點（註十一）：

- 一、「默坐澄心，體認天理」。
- 二、「洒然」自得，「冰解凍釋」。
- 三、「即身以求」，不事「講解」。

四、「理一分殊」，始終條理。

延平之學雖由心學入，但是朱子對「默坐澄心」，「洒然」自得地體認天理的路徑並不契合符印，却於四十一歲時（註十二）走上伊川「涵養須用敬，進學則在致知」（註十三）的旨趣。牟宗三先生的解釋是：「延平雖供給朱子一入路，一題目，而文章却是朱子自己作」。（註十四）陳榮捷先生則認為：「朱子自幼年起，即始終不離程頤學說之薰陶。」（即朱子在延平答問中，提及程頤者十九次，提及程顥者九次。假若吾人將程頤之引語增計在內，則次數尤多。再予比較，則張載僅兩次，楊時五次，羅從彥三次。」）「若謂朱子在與延平從遊之日，而內心已集向於程頤，當非誇言。」（註十五）

延平雖持即心直接體證天理的本體論路徑，而朱子則主張透過心格物窮理的漸教進路。然而延平終究對朱子有著啓蒙上的正面影響。錢穆先生論朱子之所得於延平者，有三大綱領，他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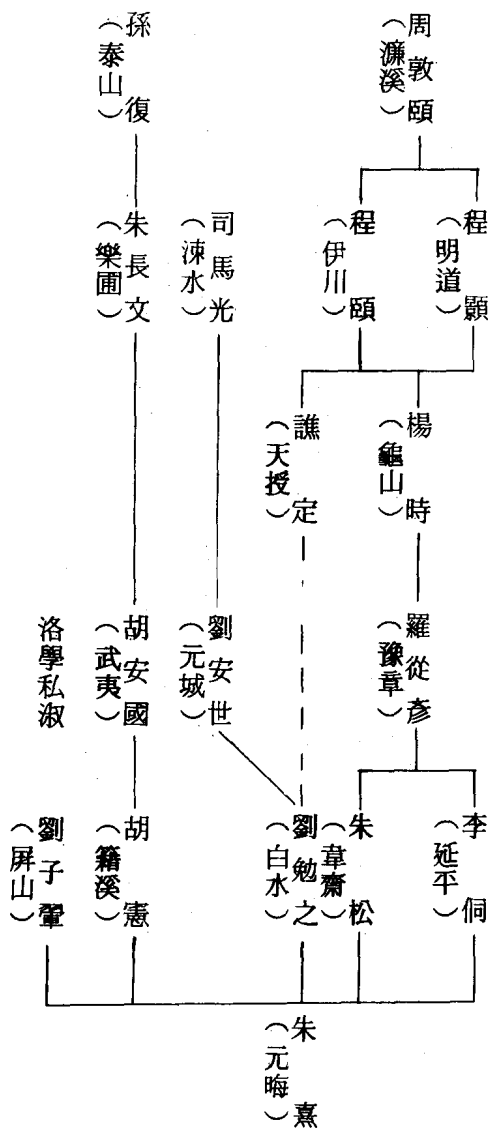
一曰須於日用人生上融會。一曰須看古聖經義。又一曰理一分殊，所難不在理一處，乃在分殊處。（註十六）

朱子在其所撰「延平行狀」中亦自謂：「熹獲從先生遊，每一去而復來，則所聞必益超絕。蓋其上達不已，曰新如此。」可見延平對朱子是有正面的影響，所以朱子對業師抱持如此的尊敬與感謝之意。朱子雖然在治學心態上較相應於伊川客觀的嚴謹的分析窮理法，與延平主觀的默坐澄心的體證法較不契合，然而在延平寬厚的學術胸襟下，產生了彼此互相激盪、琢磨的效果。換言之，朱子借延平所予的激盪和磨鍊而發展了自己的學問性格，使自己的思路在日後漸趨成熟，遙契伊川的學向規模予以不斷的發展和綜合，成就了朱子在宋學中的獨特系統，奠定了其學術地位。劉述先先生說：

朱子一生強探力索，決不肯止於備伺的了解，故其思想屢經轉折，歷經辛苦，最後才完成他自己思想的獨特型態。正因他肯去作衆端參觀的努力，絕不拘泥於一家言說，所以其思想的規模宏大，這是他的長處。然又因他經歷得多，慢慢培植一種自信，也不免顯露一些短處。他的思想自成一系，毫無問題。（註十七）

劉先生的評語可算是持平的公允之論。

茲就學統而論，附朱子之師承表如下（摘自范壽康：朱子及其哲學）：



第二節 朱子學術時代背景

我國經學，從其歷史發展言，大體可分漢學、宋學與清學。漢學長於訓詁，由漢至唐屬之；宋學長於義理，由宋至明屬之；清學則長於考證，有清一代屬之。然若單就學問內容言，惟分漢學與宋學耳。蓋凡以漢、唐訓詁之學為主者，皆漢學；凡以宋、明義理之學為主者，皆宋學；而清儒或墨守宋學，或復興漢學，或兼採並收漢、宋之學，另外在研究方法上，獨樹考證旗幟而已。至於所謂訓詁之學，係將經典字義，加以正確解釋；將經典看成歷史資料，加以客觀處理。所謂義理之學，係把握聖賢精神，使之復活；將經典視為哲學材料，加以主觀檢討。今就宋學之源起背景及特色，敘述如下：

(一) 虛榮浮華學風之轉向

唐科舉取士，所考科目有六，計秀才、明法、明字、明算、明經、進士，其中明經科以五經正義為準據，罕能發揮，未如進士之作詩賦，可自由創造；加上時人酷嗜文學，歌女教坊亦以歌詩爲能事，於是群趨進士一科，而詩賦盛，以致有唐一代乏著名之經師，篇實之學術研究，幾爲虛華之文學所掩，下至晚唐五代，綺靡浮華之風更甚，士人萎靡，道德淪落，有識之士莫不痛之，於是改正士習、振奮人心之議，乃應運而生。

道佛之盛極而衰

漢初之黃老、兩晉之老莊，均盛極一時。至唐玄宗，以老子與王室同姓，而稱老子爲玄元皇帝，詔諸州立廟，使州學生習道德經，同時亦封莊子爲南華真人，列子爲冲虛真人。

另一方面，佛學自東漢明帝傳來中國，關寺譯經，組社以講法，歷經魏晉南北朝以至唐代，均爲佛學昌明期，而發展成十三宗，宗派之分，門戶之見，分列陳營。武則天後，禪宗崛起，直至晚唐五代，佛學幾全歸入禪宗。五代時永明禪師著宗鏡錄百卷，擬包羅和會佛學各宗派之歧見，佛學盛運至此，亦宣告衰竭，所謂精華已竭，底蘊盡曝。於是人心思變，待儒家義理之學一倡百和，遂舉世趨之。

宋代理學家抑制私慾，顯發天理之高貴心願，勸人節慾於禮（理），慎其抉擇；更勸勉高層領導人物，拿出誠敬之心救世救人，並於義利、生死、榮辱、取與難以兩全之際，顯現純真明潔之良知，去私去蔽，無違天理，而能有所取舍。是力主誠、敬，以產生仁民愛物之懷抱。

（三）把持民族思想，維護道統——衛道排外

中國自漢魏以後，已無國防可言。唐雖中興，亦多假外力（突厥兵）以定國。五代中，惟朱溫與郭威爲漢人，餘皆以胡人入主中國，北方燕雲十六州亦因石敬瑭，淪入契丹之手，凡此皆政治上之積弱不振。再就文化言，漢魏後，佛教大有取代中國固有文化之趨勢，其間雖有道教之徒，曾以政治力量排斥之，致佛教有「三武一宗」（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及後周世宗）之法禍，然終不能消滅之。初唐以後，又有回教、景教、祆教、摩尼教，先後入侵，各得一時之盛；是文化上又不免受制於人。故自韓愈反對佛教，宣揚道統，後人無不感奮激烈。

有宋學者極思調和人生解脫與社會事功，使有佛道之優而無缺失，亦即能滿足人們內心之精神要求，而無佛道虛無寂寞、厭離人世之弊。如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，既有超脫形骸之心境，又有「仁爲己任」之懷抱，所謂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」（註十八），皆生機活潑、無憂無慮人生態度之

具體表現。以這種超脫形骸之心境，深入社會，而實現救世救人之宏願，不啻合理之人生觀。如此，以理論的超勝方式，吸收佛道精華，並改進其缺點，自可使人心服，減少外在排斥之衝突。故宋代理學，可謂由儒入釋，復由釋入儒。至其所受佛道之影響，則有二焉：

- 1 對固有「本體論上概念」，更加強盛與明顯，且使其變成重要。
- 2 在思想格式上，常不自覺使用印度思想上之範疇。

綜言之，佛學入中國後，中國思想由非形上學一變為形上學，由少許形上學一變為十足形上學。先儒「天」字，不見得能與本體概念相當，而理學家即把儒家思想中本來缺乏的本體概念，加重分量，並使之顯明，居於中心地位，此亦文化上之要求。又孔子賦予士之使命，是維持正義，保障道德，處處講理，既要提高理性，勢必窮追吾人安身立命所以然之緣故。於是一切形上學所應有之問題，皆自然陸續出現。其中較能提供這方面資料及有啟發性之思想泉源，即為儒門經典——易傳、中庸和孟子，就宋儒發展形上思想和宇宙論言，其重要性自可不言而喻矣。

(四) 儒學研究方向之轉變

漢儒承秦火之後，不能不為補苴之功，其崇尚訓詁考證，亦所謂時為之也，先秦儒家成德之教，亦轉為經學。至唐代更致力於文字訓詁、名物考據、章句分析，偏枯於經籍之研究，去尊德性、經世致用之風日遠，是將用以研究先哲經傳之手段——名物訓詁，視為目的，而不知探討其中義理，方為真正目的。於是相沿千年之學風，不得不物窮則變，遂由客觀外在之經典研究，轉而致力於主體內在之身心修養，此乃理學所以勃起之主因。

自唐五經之欽定義疏（註十九），漸失權威，不再爲人所接受，宋學者遂傾向于自由之註釋，如孫復（字明復，稱泰山，九九二—一〇五七）與石介（字守道，稱徂徠，一〇〇五—一〇四五）研討春秋，司馬光（字君實，一〇一九—一〇八六）、王安石（字介甫，封荊國公，一〇二一—一〇八六）、張載（字子厚，稱橫渠，一〇二〇—一〇七七）與程頤，各爲易經作注，皆以「自得」爲主，「新義」運動亦隨之興起，首發軔于孫復之「春秋尊王發微」，至王安石爲詩、書、禮三經作註疏，而達于高峯。王安石影響之大，其註疏被稱爲「新學」。程頤易傳則尤進一步，乃直是用易傳來合他道理，有時且與本經無涉，甚或有悖於本經，五經遂成載道之文。與此一發展平行並進者，則爲對五經之懷疑，此懷疑之風，首出於歐陽修（字永叔，一〇〇七—一〇七二），至朱熹更將五經權威完全移除，此可由其隨意更訂經文見之，蓋以朱子不僅需要格物之觀念，以成就其哲學體系，且不欲再拘束于五經傳統權威之下。嘗云：「借經以通乎理耳，理得則無俟乎經」（註二十），又云：「如識得理，經典何爲？」（註二十一）

第三節 朱子易學淵源簡述

據漢書儒林傳載，孔子授易商瞿，瞿授魯人橋庇，庇授江東馯臂，臂授燕人周醜，醜授東武孫虞，虞授齊人田何，凡六傳而周滅於秦。及秦視易爲卜筮之書，得免焚書之難，故易之今古文本無大差異。劉師培先生（字申叔，一八八四—一八一九）於其國學發微云：「近代學者知漢代有今古文家之分，吾謂西漢學派祇有二端，一曰齊學，一曰魯學。治齊學者多今文家言，治魯學者多古文家言。如易經一書

有田氏學，爲田何所傳，乃齊人之治易者也。……（大約京房爲齊學一派，喜言災異，而東漢所傳則大抵爲魯學一派，亦有卦氣、爻辰之說），是易學有齊魯之分。」（註二十二）

今文經之易學，其傳授皆出於田何。漢書儒林傳云：「及秦禁學，易爲卜筮之書，獨不禁。授東武王同子中，雒陽周王孫、丁寬、齊服生，皆著易傳數篇。……要言易者，本之田何」。其中以丁寬，最能傳田何之學而光大之，漢書儒林傳又曰：「丁寬字子襄，梁人也。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，時寬爲項生從者，讀易精敏，才過項生，遂事何。……復從周王孫受古義，號周氏傳。……作易說三萬言，訓故舉大誼而已，今小章句是也。寬授同郡碭田王孫，王孫授施讎、孟喜、梁丘賀。由是易有施、孟、梁丘之學」。此外，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。劉向（字子叔，前七九—前八）校書考易說，謂諸家易學皆出於田何，唯京房獨異。劉師培國學發微又云：「漢人治經多喜言災異，且多引讖緯，近於陰陽家言，京房傳易學于焦延壽。焦著有焦氏易林，而京亦作有易注，此陰陽家言之參入周易者也。」（註二十三）又東漢費直以經解經，亡易之章句，僅以彖、象、繫辭、文言等十篇解說上下篇。綜觀兩漢易學，西漢今文之施、孟、梁丘、京四家盛行，立於學官，古文費氏易行於民間，不得立。東漢今文四家雖仍流行，然費氏易漸興，陳元、鄭衆皆傳費氏易，其後馬融（字季長，七九—一六六）亦傳之，馬融授鄭玄（字康成一二七—二〇〇），玄作注，荀爽又作易傳，從此費氏易藉馬融、鄭玄之力大行（見後漢書儒林傳）。而今文四家漸衰乃至失傳。漢人習易，仍以卜筮爲主，而費氏以彖象等十篇說經，使易學趨於哲學之研究，而由卜筮轉爲純儒家之學術，其所以較勝於他家者，不無原因也。熊十力先生云：「漢人滯於象，而不得孔子之意。雖間存古義，而無所發揮。蓋漢世易學家，大都承術數家之遺緒。即田何後學，號